

The
Accidental 迷

(英国) 阿莉·史密斯 著 宋伟航 译

Ali Smith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人会偷走你的
床 碗 冰箱 壁橱……心

The
Accidental 迷

(英国) 阿莉·史密斯 著 宋伟航 译

Ali Smit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 / (英) 史密斯 (Smith, A.) 著; 宋伟航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2
(国际畅销榜)
书名原文: The Accidental
ISBN 978-7-5447-2437-1

I. ①迷… II. ①史…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3963号

THE ACCIDENTAL

Copyright © 2005, Ali Smit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予北京鹏飞一力图书有限公司所有, 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24号

书 名 迷
作 者 [英国] 阿莉·史密斯
译 者 宋伟航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周正朗
原文出版 Hamish Hamilton,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437-1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 谢

谢谢卡拉·韦克菲尔德最早的意外。

谢谢查利、布里奇特、凯特、伍德罗、汉德拉、贝姬、唐纳德、达芙内，还有斯蒂芬。

谢谢安德鲁、迈克尔、西蒙和朱丽叶。

谢谢卡西亚。

谢谢莎拉。

安塔·则布 (Antal Szerb) 的《月光旅程》(*Journey by Moonlight*) 摘录，幸蒙 Pushkin Press 惠予刊登。

尼克·科恩 (Nick Cohen) 的《残酷不列颠》(*Cruel Britannia*) 摘录，幸蒙 Verso, London 惠予刊登。

菲利浦·拉金 (Philip Larkin) 诗句：只有爱情能使我们常存 (What will survive of us is love)，幸蒙 Faber & Faber Ltd. 惠予刊登。

约翰·伯格 (John Berger) 的《口袋的形状》(*The Shape of a Pocket*) 摘录，幸蒙 Bloomsbury Ltd. 惠予刊登。

本书所见引述，皆曾尽力和版权所有人联系；若有疏漏，请和出版社联系。

献给

菲利普·里德

寄予厚望

伊努克·霍夫·汉森

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莎拉·伍德

吾辈魔法师

活在当下人世，过正常生活的体验，
较诸赋予此一生活意义的公共叙述，
其间之空白，其间之鸿沟，无比巨大。

——约翰·柏格

肤浅的一致，不是偶然，
而是马克思乐观名之曰“晚期资本主义”的后果。

——尼克·科恩

整件事很快就消退成微不足道的小事；
爱玛和她的两个侄子除外——在她脑子里，
这件事依然盘踞未去，
亨利和约翰也每天还是固定要问哈莉叶和吉普赛人的事，
若她的说法和最早的故事有一点点偏差，
也一定会被他们纠正。

——简·奥斯丁

万事万物，凡人
所见皆须理解。
若未得见，如何
能知未来
手握何物？

——索福克勒斯

我的艺术可是有一点严肃的哪！

——卓别林

开始有我这个人，是我母亲一九六八年在镇上唯一一家戏院的餐厅桌上弄出来的。一截短短的楼梯上去，楼上包厢磨秃的大红丝绒帷幔后面，带位员在打呵欠，玩她关掉的手电筒，靠在手肘上，下面是后排座位的窸窣和低语，她拿手指头抠木板隔间，把碎屑弹到暗处的小镇人头上。观众头上的大银幕放的电影是《可怜的母牛》，特伦斯·斯坦普¹。这位男演员如此圣洁，而我母亲年轻，时髦，修长，专横，那个礼拜第三次看这一部电影，站起来，随屁股下的椅面反弹起来，挤过她那一排观众的腿，踏上脏兮兮的走道，朝出口走去，穿过帷幔，走进亮处。

小餐馆里没人，只有一个少年在把椅子往桌上放。我们要关门了，他跟她说。我母亲眼睛还没适应亮光，小心走下磨损的红毯楼梯。她拿下少年手上的椅子朝地板一放，椅脚依然朝上。她脱下鞋子，解开大衣纽扣。

收银台后面，橘子在榨橘子汁的机器里半浮半沉，插在尖齿上面转圆圈。筒里的渣滓浮起再又沉下，浮起再又沉下。一张张桌上的椅子椅脚朝上伸，下面四散的蛋糕屑在地毯上静静等吸尘器的吸嘴。沿着主梯就到了外面的街道，我母亲几分钟就走到了，尼龙丝袜卷成一团温热的球，塞在她大衣口袋，两只鞋拎在她手里，在系

带上晃。朱丽·安德鲁斯和克里斯多弗·普卢默²在她身后的相框里冲着她笑，日后还是这样子笑，褪色，魅力不失，过时十年，依然对着火红的光笑，烧焦楼梯的光，小放映师（觉得本来归他的工作被人骗走了；老板在老放映师死后，从大城雇了新的放映师来）用一罐木焦油加一截烟屁股烧得戏院只剩空壳。

楼上包厢的高价座位，禁烟？尽付黑烟。正厅前座抹不掉的皮革味儿？一去不回。丝绒帷幔，水晶吊灯？灰飞烟灭，小小晶亮的碎片撒遍小镇的历史表面。第二天，报上斩钉截铁：意外。戏院老板申请理赔，烧毁的火场卖给一家大卖场，名称没用上一点想象力，“麦凯大卖场”。

但是，回到一九六八年的那一晚，快要关门的小餐馆里，人声依然在墙外宣扬摩登之爱。音乐依然激昂，不知从何而来。就在污秽沾上特伦斯·斯坦普，将他送回他原属之地以前，她已经将她的脚跟紧锁在他背后；我父亲，错愕之余，也已滑入我母亲体内，低声呻吟，奉上人称之“千百万机会”，但她仅取其一。

你好。

我叫阿罕布拉³，这名字是从我孕生的地方来的。没骗你，世间万物都有定数。

从我母亲那边：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搞神秘，为所欲为。从我父亲那边：闹失踪，查无此人。

开始

这所谓的开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爱思翠·史玛特想要知道。（爱思翠·史玛特。爱思翠·贝伦斯基。爱思翠·史玛特。爱思翠·贝伦斯基。）没水准的收音机闹钟显示：5：04a.m.。为什么大家都说一天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其实应该是从半夜开始，就是从午夜刚过的那几分之一秒的时候开始的。只是，一般都认为一天要从天亮开始算，只要天还是黑的就还算是前一天的晚上，天没亮就还没到早上；但其实，只要过了十二点的那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就算是早上了；所谓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就是做实验，把一样东西对分再对分，像地面和球在地面弹跳的距离一直对分到，像麦格纳斯说的，到可以证明球根本没真的碰到地面。这是废话，因为球当然会碰到地面，要不然球就没有东西可以弹起来啊，只是，科学就是可以证明球没碰到地面。

爱思翠正在拍破晓。这里没别的事可以做。这村子是垃圾场。邮局，被人捣毁的印度餐馆，炸鱼柳店，从来没开过门的小店，让鸭子过马路的地方。鸭子还有自己的路标！有一家沙发大卖场叫“沙发好棒”。好无聊。有一座教堂。教堂也有专属的路标。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座教堂，几只鸭子；这屋子是顶级的垃圾场。没水准。这里什么也不会有，整个没水准的夏天都会这样。

她现在已经连拍了九天的破晓，录在索尼数码摄像机的迷你 DV 带上。二〇〇三年七月十日，星期四；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五；十二日，星期六；十三日，星期日；十四日，星期一；十五日，星期二；十六日，星期三；十七日，星期四；今天，十八日，星期五。只是很难知道破晓到底是在哪一刻。只是从摄像机里看外面的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这是不是在说“开始”和看得到有关系？一天的“开始”就是你醒过来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所以，麦格纳斯下午终于睡醒了，他们在楼下听得到他在这一栋没水准的垃圾堆屋里的他房间里走路的声音，也还是一天的“开始”？每个人的“开始”都不一样？还是“开始”是从一天开始之后就一直延伸下去再下去？还是开始其实是延伸回来再回来？因为，每一次你睁开眼睛那时间都和你闭上眼睛的那时间不同，那时间又和你之前睁开眼睛的时间不同，这样一直推回去，推过一次次睡觉、一次次醒来、平常像眨眼之类的事，一直推到你第一次睁开眼睛，很可能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

爱思翠把脚上的运动鞋踢到地板上。她从床脚滑到她恐怖的床的床头。要说不定“开始”还要再推得比那一刻再回去一点，像你还在子宫或管它叫什么东西的里面的时候。说不定真正的“开始”是你正在变成“人”的那时候，或是后来会变成你眼睛的那一团软软的东西刚在你身上硬的部分——像你的头——里面出现、定型的时候。

她用手指头划过左眼上方的那一弯骨头。眼睛放的这地方大小正好，完全像是一对一起做好的，她是说眼睛和长出眼睛的地方。跟她看过的一出戏一样，戏里面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出来了，舞台上的人把他转向后面，这样观众就看不到了，然后，他们挖出他的

眼睛，再把椅子转回来，他的两只手盖在脸上，他一把手拿下来，两只手上都是红红的东西，两个眼窝周围也一样。神经病。应该是果冻或其他这类的东西吧。是他女儿还是儿子干的。这是麦可导的一大悲剧。还不错。对啊，正是，因为戏院里有幕布会拉上来，你就知道这是“开始”，因为一看就知道，有幕布拉上去。但等灯光一暗下来，观众都没有声音了，就在幕布一拉上去后，那空气，你若坐在离舞台很近的地方，就真的会闻到一股不一样的空气，有一粒粒的灰尘或其他东西在空气里面飘。像麦可和她妈妈硬要她去看的另一大悲剧，神经病到家，讲一个女人突然发疯，杀了自己的孩子，但在杀孩子前，先要孩子，是两个男孩子，都还很小的孩子，走到台下来，他们就真的走到台下，穿过观众席，他们的妈妈像是给他们有毒的衣服穿是吧，要他们送去给他们爸爸要娶的那一个公主，他们爸爸不要他们妈妈了；他们走到一栋屋子或宫殿吧，就在观众席的后面；这些都没在台上出现，其实没真的发生过，只出现在故事里，也就是⁴你的脑子里，但就算你知道没这么回事，你知道这只是戏，就算是这样，在你背后不知哪里，那公主还是穿上了有毒的衣服，结果死得很恐怖。眼睛在眼窝里化掉了，全身起红疹，好像恐怖分子在地铁里面撒花粉孢子。肺也都化掉了，而且

爱思翠打起呵欠。她饿了。

其实，她饿死了啦。

现在还有几小时才到吃所谓早餐的时间，若她还在这不卫生的垃圾堆里吃东西的话。

她可以再回去睡。只是老套又荒谬，她一点也不想睡。现在外面都亮了，几英里外的东西都看得到。只是几英里外没东西好看，树林、田地之类的而已。

没水准的收音机闹钟显示：5：16 a.m.。

她真的不想睡。

她可以从床上起来，去拍餐馆捣毁的样子。她今天一定要去拍。她再等一下就要到那餐馆去，问印度老板她可以拍吗。要不然直接去拍好了，不要让他知道，免得他说不可以。若她现在就去，那里还没人在，她就可以拍了。若正好有人已经起来，一大清早这时候就在那里（没人会的啦，这几英里地方没人已经醒了，就她，但若正好有人，就说正好有人吧）他们也会想，哦，那边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在玩她的 DV 摄像机。他们可能会注意到她的摄像机是相当好的机型，但也要他们懂摄像机才行。若他们问的话，那她可以跟他们说她是来避暑的游客（真的），正在拍这里的风景（真的），或她在拍学校的作业（可能是真的），要拍各种不同的屋子和用途（这说法不错）。而且，等她回家后，说不定她的迷你 DV 录像带里面会有关键证据，等这一件捣毁案调查到一半时，警察那边就会有人想起来了，说，对啊，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不是带着摄像机在那边玩吗？说不定她拍下了什么字，对我们的调查很要紧的字，他们就会来敲门，但若他们一整个夏天都没来，若他们到时候已经回家了，有些调查是很花时间的，嗯，那警察那边就会用电脑追踪到她家，像用麦可的名字来找，或问这一栋没水平的屋子的屋主，就这样，因为她，终于真相大白，像是到底是谁把“咖喱宫”弄得乱七八糟的谜团，就终于有了解答。

这里是仙境。她妈妈一直在说这一句，每天晚上都说。但不管这地方有多仙境，假期的时候好像也没多少人，也可能是因为还没真的到度假的时期吧，正式的度假时期。村子里的人都爱盯着人看，即使爱思翠什么也没做，只不过四处乱走。即使她没在玩她的摄像机。

天气倒是很好。她不必上学还真幸运。她拍下的破晓大部分都有日出。很棒的夏天就要像这样。以前，她还没出生前，夏天还要更棒，看起来以前从五月到十月始终都是美丽的夏天。这“以前”，是指另一世纪。她自己说不定是现在这屋子里面的这几个人——她妈妈，麦格纳斯，她自己，麦可——唯一可以在新世纪里活得最久的人。其他人属于旧世纪的那一部分都比她要多。但话说回来，她从出生到现在，大部分也是在旧世纪要多。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依百分比来讲的话，她已经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时间是活在新世纪里的（若从二〇〇一年起算，也把接下来的六个月也算进去的话）。她自己百分之二十五是新的，百分之七十五是旧的。麦格纳斯是十七年里有三年是新的，因此，爱思翠算了一下，麦格纳斯百分之十七是新的，百分之八十三是旧的。她比麦格纳斯多了百分之八是新的。她妈妈和麦可就比他们要少了许多百分比是新的，多了许多百分比是旧的。这她等一下再算。她现在不想分心。

她在没水准的床上翻了翻身。这没水准的床叫得很大声。等吱嘎的声音没有了后，听得出来屋子里的其他地方都很安静。全都还在睡觉。没人知道她已经醒了。没人是赛孔明⁵。“赛孔明”，听起来像古代历史书里的人。爱思翠在成名前一〇〇三年⁶走进一处森林。赛孔明就在林子里。赛孔明其实是皇族，国王，但却宁愿当无名小卒，过简单的生活，住在小茅屋里，不对，住在山洞里，替众人解答问题，都是社福国⁷的子民，走了好几英里的路来问他问题（十之八九是“他”没错，因为，若是“她”，那就要住在修女院或被人烧死才对）。有谁有事情想知道答案，就必须来敲山洞的门，呃，敲外面的石头；她拿起一颗石头去敲另一颗石头；像这样，赛孔明才知道有人在外面等着。我带了奉献来，爱思翠对着黑黑的山洞喊。她带了

牛角面包作奉献。森林里可能弄不到多好的牛角面包，你在这里就弄不到多好的牛角面包。麦可和她妈妈打从到了这一座没水准的小村后，就一直在抱怨没牛角面包吃；老套又荒谬，说要来这里的人是她们，还硬逼着她和麦格纳斯也要跟来，弄得她变得更怪，本来就没有一般人该有的样子，这下子更不一样了；现在就看会不会等学校九月开学的时候，萝娜·罗斯、洁妲·霍伊、丽贝卡·凯罗她们会忘了她离放假还有两个月就被提早带走的事。

爱思翠集中意念把她们赶出脑子。她正站在山洞门口。她拿着牛角面包。赛孔明很高兴。他朝爱思翠点一下头，要她进去。

他晶亮的眼睛在黑黑的山洞里面瞅着她看；他人很老，很有智慧；眼神像慈父一般。请解答我的问题，敬爱的圣人，先知。爱思翠开口说道。

只是，她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因为，她没有问题要问。她不知道要问他什么，或要跟他要什么。她什么问题也想不出来，她一直不准自己在心里用真正的话去提任何问题，何况现在要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出问题，就算这陌生人只是她想象出来的也罢。

（爱思翠·史玛特。爱思翠·贝伦斯基。）

她坐起来。她拿起摄像机，把摄像机翻过来。她拉开滤光镜，把里面录“开始”的带子弹出来，塞进放录像带的小匣子里，放到桌上。她再把不是“开始”的录像带放进摄像机。先是仰躺，然后翻过来趴着。等这里过完了后，她就会有六十一卷“开始”的带子了，就看他们是在礼拜五、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回家。六十一减九，也就是至少还剩下五十二卷要拍。爱思翠叹了一口气。好像太大声。这里没有车子吵。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噪音，她才不想睡吧。她一点也不想睡。再过一分钟她就要去拍餐馆捣毁的样子了。她闭上眼睛。

她正在一颗榛果里面，她塞在里面正好，好像她就是生在里面似的。头顶像是戴着钢盔。膝盖弯起来的弧度也刚好。完全包起来。就像一间房间。彻底安全。没人进得来。接着，她开始担心呼吸的问题；因为，榛果是完全密封的。她开始担心自己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呼吸？榛果里面就算有空气，看来也有限。之后，她开始担心，万一萝娜·罗斯、洁姐·霍伊、丽贝卡她们知道她居然会想象自己包在榛果里面，准会觉得她这个人更好笑了，精神有问题。萝娜·罗斯和洁姐·霍伊在公园的一座公共网球场上面打网球。爱思翠和丽贝卡一起从旁边走过。丽贝卡和爱思翠还是朋友。萝娜·罗斯跑到围篱边，跟爱思翠和丽贝卡说她们应该过来到她和洁姐·霍伊打球的隔壁球场打球，两边赢的人再对打一次，看看谁才是她们四个里面最厉害的一个。爱思翠看一下她和丽贝卡要打的那一座球场。地上都是碎玻璃。她才要说不好，丽贝卡就说好。你看看那碎玻璃，爱思翠说，神经病。胆小鬼，洁姐·霍伊回她。我们就知道你不敢。她们故意放碎玻璃，要考她。爱思翠跟丽贝卡说，你要在碎玻璃上面打球？你白痴！丽贝卡走进球场，四处走，把碎玻璃踩得吱吱嘎嘎响。有一个男的来了。她们几个里的一人的爸爸。她要跟他说碎玻璃的事；但她还没开口，他就把其他三人，不包括她，叫到围篱那边，把一条吉百利水果巧克力分成四等份。他给她们三个一人一份。爱思翠朝他看过去，看他是不是自己要吃掉剩下的那一份，但她看不清楚他的脸，他站得太远。她手上有东西。她的摄像机。假如她把这些拍进影片里去，就可以让每个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摄像机她拿不起来。太重了。她的手臂没办法用力。门铃响了。走廊好大，好空，跟沙漠一样。爱思翠跑过走廊，去应门。走廊好像跑不完似的。等她终于跑到门那边，整个人都弯下了腰，喘不过气来，也怕门后不管是谁现在说不定也